

第二次吸烟

杰弗里·T·威廉森

刘 涓译

多基·法瑞斯在做他儿子查尔斯不想让他做的事，其目的是得到查尔斯不想让他得到的东西。

他晚上在白雪覆盖的路上驾着车，就为了得到一盒香烟。

查尔斯总是在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好像多基是个小孩而不是七十三岁的老头。查尔斯声称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多基的关心，但是多基知道得更清楚。查尔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一种控制他人的倾向，他成为中年人以后，这种倾向越发严重。但并不是说他是坏儿子。根本不是。查尔斯是个成功的会计师，他娶了他在学校里认真对待的第一个女孩，对家庭忠心耿耿，给多基生了三个孙女，她们都是大学生，现在都独自在外生活。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多基挑得出错的事情。显然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多基感觉不到他认为其他父子之间应该有的亲热关系。多基充满野性，充满尝试新东西的热情。正是这股热情促使他十六岁参军，使他在战后投身波谲云诡的商业，使他结了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最后依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令人吃惊的牛市，他成为不断发展壮大的百万富翁。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并没有遗传到查尔斯身上。或者说看上去这种热情没有遗传到查尔斯身上。但是随着“褪色的瑞典炸弹壳”的来临，查尔斯的表现则出

人意料。

“褪色的瑞典炸弹壳”其缩略语是 FSB 是多基对她的称呼。但是他从不当着儿子的面这样叫，以免他被迫只能面对儿子僵直的后背。他本来已经很小的嘴巴现在变得更小了。FSB 的真名叫安吉尼塔·乌尔瑞克松。一年前查尔斯因公出差在波士顿碰见了她。这次在当时没有宣布的会面带来了大地震：查尔斯离开了和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九年的发妻玛丽琳，搬到一幢俯瞰哈德森的公寓里面去了。只要收税季节一过，一有空他就计划起诉离婚。

在豪华市中心的奥斯特酒吧，查尔斯和多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对话，他把一切都告诉多基了。他的儿子并不习惯喝酒，但是显然觉得那一刻需要这东西刺激，他快速喝干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沉浸在一种中年男子的激情之中，由于早期阶段这种激情的缺失，所以他那一刻的激情显得非同凡响。他爱安吉尼塔。他崇拜她。他渴望得到她。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没有安吉尼塔他活不下去。事实是，他现在意识到在他遇到她之前他虚度了五十四年。在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跟着感觉走。但是现在他必须这样做，无论产生什么样的震动。

“爸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查尔斯说，他抓着多基的手腕，把威士忌的热气喷在他脸上。“你和所有的人都了解。你已经做错了，但是你总是以你的方式这样做。”

多基笑得并不畅快。再喝一杯，查尔斯就有可能拙劣地演唱西纳特拉唱红的那首歌了。多基指着表提醒他儿子如果他们现在离开酒吧他们还赶得上七点零五的特快车。

“看看她的照片。”查尔斯迫切地说，“我口袋里有她的照片。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我一天得看上十五、二十次。你相信吗？一天

十五、二十次。这儿，你看，我希望你看看。”

他儿子递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金发女子身材修长，穿着黑衣服，黑袜子，鲜红的高跟鞋，站在一个看似旅馆的房间外面。多基知道她和儿子年纪相仿，甚至有可能比儿子大一些的时候着实有些吃惊。毫无疑问她很漂亮，如果她把她的头发留到肩膀下面六英尺长，她会更漂亮。

“你认为怎样？”查尔斯的声音听上去兴奋得就像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多基摸摸下巴，意识到他早上没有刮好胡子。“长得不错。”他大声说，努力想用音量掩饰他的并不热心。实际上多基很失望，而且感到忧虑。查尔斯应该找到比她更好的。而且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凭着多基和女人的丰富经验，他从照片上随便看上一眼就能发现这种东西，这是某种预示着会有麻烦的东西。

多基决定违背儿子的禁令出去买烟的时候并没有下雪。但是昨天的暴风雪在路上积了将近一英尺的雪。他一出门，雪又开始下了，雪花一片片在路灯下闪着光。为了看清楚，多基擦去挡风玻璃和反光镜上的冰块，小心地把车倒出来，往街上开去。当白色的闸门升起的时候，多基加速冲了出去，伴随着一声喜悦的叫声。自由了，他想，自由万岁。

一路上都很顺利，他买上了烟，没有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从柜台女孩子那里结账出来，他带着一丝轻微的负疚感。他一返回车上就撕开包装，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真是美味。

回去的路上多基感到无限享受。在这个几乎没有人敢出门的晚上他出来了，开着暖气，车外的风呼啸而过，香烟头闪着光，

空气中是美味的烟草味。多基觉得自己仿佛变得年轻了，充满勇气和自由，如果他恰好在这条下雪的路上撞上了查尔斯，他有种冲动叫查尔斯去见鬼吧，连同他的 FSB。

既然他的儿子还在办公室里，做税款回收的工作做到半夜。多基又冒出另外一个想法，而且准备立即就做。他想一直开车往前，直到把烟抽完，然后他再开车回来。

只要他喜欢。

9号路上，他往南开开了大约一英里就看到了通往春湖峰的岔路。他的房子就在那个方向，往前开两英里，沿着路转几个弯就到了。那个地区是人烟稀少的大片的树林和山地，路不太好走——所以当天气预报说昨天有暴风雪时查尔斯坚持要他呆在他那里，先别回家。下雪的时候春湖峰很漂亮，多基很后悔错过了雪景，那儿有结冰的湖面，他的住所旁边还有一条小径，上面有鹿子、鸟儿、野兔和红色的狐狸来来去去。当然在晚上这一切都看不见，但是多基仍然感到一种往那里走的冲动，远离市区的秩序和繁华到树林里去。雪下得还不是很大，路看上去也并不是特别难走。他减缓车速，往那条岔道开去。

他驾车开过自然保护区，开过通往水库的岔道，开过克里登河上的古老的钢筋混凝土桥。他正在向拐角处他房子前面的春湖区靠近。突然他看到了灯光。在路右边，一百码开外。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邻居多米尼克·柯拉多从佛罗里达提早回来了。这真是运气，他可以停下来去那儿喝一杯白兰地，那是多米尼克的亲戚从古老的美国运过来的，还可以听多米尼克谈谈他在南部海滩搭讪过的妇女们。

他减缓车速，想到就要和一个老朋友会面，不禁笑了起来。突然他意识到灯光不是来自多米尼克的屋子，而是来自路前面另外一百码外的一所房子，他自己的房子。

他非常惊奇以至于他紧急刹住了车。后轮松了，车子往路边滑去。

没问题 多基想。他叼着烟 大笑起来。他知道怎么处理汽车打滑，松开刹车，这是他正在做的。

确实奏效了，他又稳稳地控制住了车，把它停到路中间，穿过这条车道就是他的房间。

他离开后车道已经被修理过了——路下方的曼尼总是在精心照顾这条车道——但是雪仍在下 他并不想冒险开过去。而且好像已经有两辆车停在上面了。因为停车场的灯开着，他能清楚地看见它们。一辆是红色的小车，一种运动型的车。另一辆是蓝色的福特特使轿车，查尔斯的蓝色轿车。

多基皱着眉头。如果查尔斯还在市区工作到深夜，他的这辆蓝色轿车在这儿做什么呢？

一秒钟过后，另一个念头一转，他不由得快活地笑了起来。

这只狡猾的狐狸。查尔斯告诉他，他要工作到深夜，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多基的房子幽会。

那辆红色跑车一定是 FSB 的。这会儿查尔斯一定正在向 FSB 展示他的进出自由的高超技术并不仅限于税收。

多基仰着头大笑起来。

“查尔斯 查尔斯 查尔斯，”多基小声咕哝着，“你把我耍了，你真的把老头子耍了。”

多基边笑边摇头，他往房子看去，起居室和客厅都没有灯光，但是从雪地里看去，左边的角落里有一束明亮的黄色光。多基的卧室就在左边的角落。是的，他们确实在那儿，而且从雪地里灯光的强度可以看出，窗帘没有拉上。

多基的下一个想法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顽童一样不太正经。这个念头使他的手开始颤抖。去使他们静下来。他点燃另一

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幸运的是他穿着他自己的旧胶套鞋。房子周围的雪已经超过了一英尺深。简直是举步维艰，当他到达房子后面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他站在房子的窗户外面等着，灯光洒在雪地上，看不到里面。有扇玻璃窗打碎了一个小三角，将近一年了，多基都没有去修它。

他靠着房子，等着呼吸平静下来。但是他的心脏却拒绝减速，他对于他可能看到的一切感到极度兴奋。他用一只手捂住嘴巴，把笑声压了下去。一分钟过后，他深呼吸了一下，身体前倾，往里面看去。

床上的灯光仍在亮着，床单被扯了下来，桌子上放着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但是房间里没有人。远离床的墙边是通往浴室的门，门开了几英寸。灯光和水蒸气往外直冒，有人在洗澡。

是在做准备，而不是尾声，多基热情地希望着。

几分钟过去了，多基的脚冻僵了，开始流鼻涕。他开始着急起来，也许他的儿子和 FSB 马上就要离开了，他们会注意到他停在路下方的车。他开始觉得自己冒着孩子似的傻气——正好适合他儿子对待他的方式。他正在做什么，往他自己卧室的窗户里窥探？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了？他为什么甚至出去买烟了？他是个多么可怜的老东西。

接着 FSB 从卧室的门进来了，她的透明的红黑相间的晨衣在她身后飘动着，这把多基所有自责的情绪全部扫光了。

她直接走到桌子旁边，往两个杯子里倒了些酒。她的动作娴熟自信，多基毫不怀疑这来自于长期的经验。她深吸了最后一口夹在手上的烟，把烟头扔到了桌上的烟灰缸里。她转过身，好像要离开，然后又回过头，皱着眉。显然是对那个脏兮兮的烟灰缸放在酒杯旁

边破坏了罗曼蒂克的效果感到不满意，她把它拿起放到了窗台上。多基条件反射般地退回到了阴影里面去，但是用不着。FSB正在专注地做她的准备。

把烟灰缸放到一边去以后，她朝床右方柜子上的镜子走去，然后从一个大皮夹子里掏出口红朝嘴唇上涂抹着。接着她绷紧双唇，端详着镜子里的效果。她笑了起来，从牙齿上擦去沾上的一丝口红。然后她往回走，用一种冷淡的挑剔的目光注视着镜子里的整体形象。然后她开始重系晨衣肩膀上的带子，先是右肩，然后是左肩。晨衣的带子圆满地往下坠了两英寸。

多基的亚当的苹果也随着同一步调进行着。

接下来的几分钟，FSB继续为即将的见面调整着舞台背景。她摆弄着所有的东西，除了台灯的灯光。把收音机的频道调到欢快的爵士频道，把床单翻了个方向，把枕头堆起来，然后她刚好坐在枕头上方。多基觉得他自己在重新评价她和他的儿子。确实，她并不天真，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经验有一定的好处，尤其是当这种经验像她一样达到了一种成熟的阶段，多基欣赏地清了清喉咙。如果查尔斯能够达到FSB所提出的要求，对他而言则更有好处。

多基正在考虑着再抽一支烟以庆祝查尔斯令人欣喜的解放，通往浴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男人在腰上围了条浴巾走了出来。有一会儿，多基以为他儿子的体重减了四十磅，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个年轻男人并不是查尔斯。

多基的惊奇变成了迷惑，然后变成了愤怒。不仅仅因为FSB欺骗了他的儿子，而且她在用他多基的房子干这种事。

多基怒火中烧，他几乎要从窗户冲进去……但是他却不肯定冲进去以后他会做什么，如果他们看见他，他们又会做什么，其结果肯定不会太好，实际上，结果只能是一团糟。

他正在绞尽脑汁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年轻人跪倒在床下，拿出一个有拉链的运动包，从里面掏出一个银色的圆形的东西，接着又扔出另一只。

是手铐。

多基不是那种土里土气的人，也不是和女人没有经验的人。但是他属于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候性交的机械辅助设备并不像今天一样普及。因此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年轻人是个执法人员，正准备逮捕 FSB。因为她非法使用另一个男人的床。直到 FSB 从年轻人手里接入手铐，让他躺倒在床上，把他的手铐在熟铁床头板上，多基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要干什么。

FSB 开始了调情的仪式，跟她的化妆一样，她也做得有些过头了。手铐的钥匙远远放在男人够不着的地方，放在卧室的窗台上，离那扇坏了的玻璃窗只有几英寸。正是在这一瞬，多基明白，机会来了，一个金子般的机会。

一时之间，多基浑身充满了一个猎人的耐心，因为他知道他的猎物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平静地等着床上的运动达到相互融合的阶段。当他确信他不会被注意到的时候，他身体前倾，向窗户靠近，把手向那扇坏了的玻璃伸了过去。他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手，以免被打碎的玻璃尖角划破，以免弄翻放着 FSB 的烟头的烟灰缸。最后，他挽起衣服的袖子，把胳膊伸到够得着钥匙的地方，迅速把它们拿出窗外。他第二次伸进去的时候依然不得不把袖子挽起，这次是把点着的火柴放在窗帘的边上。

回到车上的时候，多基·法瑞斯开始吸这个晚上的第三根烟。通过敞开的车窗，他听得见消防队拉响的火警声。火情是他刚才用儿子给他的手机报告消防队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消防车确实用不着。多基很清楚像 FSB 这样富有经验的女人很快就

会控制住一时的慌乱，找出一个灭那种小火的方法。但是消防队员的适时赶到能够保证她的秘密幽会以令人满意的公开方式结束。

当然查尔斯永远不会理解他公然违背禁令，在下雪天开车出去抽烟，正是出于对他的关爱。随着导致他中年的情感危机的对象的暴露 毫无疑问他会重回到妻子身边。一年之内 他会令人恼火地比以前更加因循守旧。

多基叹了一口气。他能够听到儿子的教导，这个正直的超成年人在加倍努力改造他。喋喋不休地教导他 不要吃甜食 多运动 不要喝太多的酒 不要吸烟。

查尔斯最反对的就是吸烟。他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劝说多基戒烟。但是多基总有理由反驳他。

“吸烟会致癌。”查尔斯说。

“我的烟龄已经有六十年了 我还没有得癌症。”

“它会把你的手和牙齿染黄。”

“我对我的手可不在乎 而且我总是可以买新的牙齿。”

“它会使你的衣服和屋子染上味道。”

“只要我吸烟 我从不闻它。”

“如果你不介意那该死的烟对你会有什么后果，你总得介意它对其他人造成的后果吧。”

多基深深吸了一口烟，看到消防队员从卡车上跳下来，冲到屋里 屋里 FSB 和她的戴手铐的年轻人正等着呢。

他笑了起来 把烟从鼻子里喷了出来。查尔斯是对的 过去他从来不考虑烟对别人的影响 但是从这一刻开始 他会考虑了。

通往永恒的电话

道格·埃林

潘 源 译

“你的新公寓真可爱。”茜杰说道。这可不是一句无端的评语。香槟色柏柏尔地毯，安妮王后牌家具，二十层楼高度下底特律河的全部景观。

“还可以 我想，”萨拉含糊地说道，“它还是给我一种临时性的感觉，就像住在宾馆里。”她怀抱着她那昏昏欲睡的女儿，轻轻地摇着。

客厅的那一边，萨拉的兒子科林正在走廊上来回推着他那辆救火车，并用他的玩具电话愉快地聊着天。新的美国式冲动；在巨大影响力的驱动下形成；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影响力。

萨拉·克雷恩和凯瑟琳·简·麦肯西博士——“茜杰”是截然相反的类型。苗条、黑发、活泼得像只麻雀的萨拉身穿深青色和黑色的休闲西装，体现着时尚风格。

她最亲密的朋友茜杰又瘦又高，长着红色的头发和雀斑。她的 L. L. Bean 牌运动衫和牛仔裤在诊所尚可接受，但从来没有人会把她误当做时装模特的。

“妈妈？你想和外公说话吗？”科林握着玩具电话的听筒问道。

萨拉朝茜杰望了一眼，“不 亲爱的 我现在正和麦肯西医生

说话呢。替我和外公说再见 好吗？”

“好的。再见 外公。妈妈也说再见。”科林听了一会儿 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也爱你。我得走了 再见。”将玩具电话抛在一边，他推着他的救火车沿着走廊以他那圆胖小膝盖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冲了下去。

“他的外公什么时候去世的？”茜杰平静地问道。

“八个月前 但最后那两年父亲病得很重 大部分时间神志不清。他和科林有时聊天 但他们并没有真的很亲近。他们倒是在父亲去世后比去世前聊得更多一些。”

“有一个假想的朋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反常。”

“假想的 是的。但我的父亲是实在的 或者我该说曾经是实在的。而且不仅仅是科林对我父亲说话，他说他的外公也同他讲话。我在《今日心理学》看到一篇关于儿童双极机能障碍的文章——

“等等，”茜杰说道，“你反应过度了。双极症有几十种症状呢。”

“但听到不存在的声音就是症状之一呀。”

“当然，有这可能。但黑死病始于跳蚤咬伤，但那并不意味着——

“别安慰我了！”萨拉呵斥道，“我是认真的 有时科林坐在角落里 伏在那个该死的玩具电话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在听。这很怪异 也让我感到很痛苦 茜杰，上帝知道我有多少烂摊子要收拾。”

“你是指你的离婚？”

“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不但要分去我全部财产的一半，还声称他有权获得我每部新书的一半报酬，因为他自称帮我成就了我的事业。真是笑话！我花在写作上的每一

秒钟他都在抱怨，说那都是白日做梦！而那些英国人想要重新讨论我的版税收益——你在笑什么？”

“只是想起来，”茜杰耸了耸肩，说道，“两年前我们坐在你的厨房里，科林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而你的第一部书还只完成了一半。在那时，英国的版税还不在于你的烦心事之列。”

不可思议的是，萨拉笑了。她仰起头像个货车司机般大笑起来，怀里的宝宝被惊醒了。“没事没事，宝贝，”她喃喃哄着、摇着小婴儿，“妈妈只是发发疯，你慢慢会习惯的。”

“感觉好点了？”茜杰问道。

“的确。”萨拉点着头，“我需要这个。你总能让我发笑，茜杰，甚至当我们都是孩子时便是如此。那么告诉我，说真的，我不是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怪物？”

“才没有呢。你在应付一个新的事业、两个孩子和一次离婚，如果你没有一点反常我才真的会担心呢。”

“好吧，我承认，我感到压力很大。我是否应该不去理睬科林的这件事以及他的那个通往永恒的小电话呢？”

茜杰差点说是的。但她没有。如果说在她作为临床医生这些年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要倾听病人的话。

真的去倾听。

除了某些忧郁症患者，大部分病人尽力淡化他们的问题，希望能够逃避。萨拉·克雷恩是一个聪明能干、热爱她的孩子们的女人。如果她真心为她的儿子感到忧虑……

“科林是否听到过电话以外的声音？想像的对话，以及类似的东西？”

“没有。那部红色塑料电话一直就是他最喜爱的玩具之一。甚至在他能够说话之前他就对着它咿咿呀呀。但说到实际的对话，他只同我父亲说话，或者说他是这样说的。”她修正道。

“你的父亲曾让他做过什么事吗？”

“有时候是的，”萨拉勉强承认道，“大部分是无害的，如‘外公说我吃一块甜饼干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些小孩子的玩艺儿。”

“但使你忧虑的不是这些，对吗？”

“是的，还有呢。科林有时会突然大发雷霆，恐怕是继承了唐的坏脾气。他会满脸通红，打烂他的玩具。”

“他曾试图伤害过自己吗？例如，撞他的头，或咬他自己，自己滚下楼梯？”

“没有，没有自残之类的事情，但是……上一周他说我们应该给隔壁的人送一些饼干去，因为他们的猫出事了。”

“那只猫真的出了什么事吗？”

“它死了。他们在后院发现它的。它可能是被一辆车撞了后爬回家的。但是它……也可能是被活活打死的。那些伤非常可怕。我问科林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的外公告诉他它死了。”

“你认为会是他弄伤了它吗？他曾对那只猫或其它的动物施加过暴力吗？”

“没有。也就是说，我不认为如此，”萨拉痛苦地说道，“表面看来，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实际上我一直在办公室写作，由保姆看着科林和小宝宝。我知道有时候玛利亚让科林一个人在后院玩。也许她没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害怕告诉我并且——”

——或者也许是科林看见一只死猫，这使他不安，于是他假托他的假想朋友来传播这个消息。”

“你认为事情是这样吗？”

“当然没有办法确定，但和你所设想的情形相比，似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茜杰说道，“不要因为自己不是女超人而折磨自己，萨拉。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大部分有

工作的妇女都要多，而玛利亚看上去很能干。你需要我的专业建议吗？直言不讳的？”

“直言不讳。”萨拉点头道，咽着口水。

“好吧。你所描绘的行为，一个男孩同一个想像中的外公聊天，非常符合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特别是在父母离婚期间的行为模式。我的专业建议：放宽心，他会摆脱这个习惯的。或者说，你也会摆脱的。”

“我？”

“你处于巨大压力之下，老朋友。与其说为科林担心，不如说我更为你担心。不过我更了解你。”

“不必替我担心，”萨拉坚定地说道，“但我希望能够完全肯定科林没有问题。你还能做些什么吗？”

“如果你仍然有些担心，那我很愿意在办公室见他，给他做一些测试——”

“唐纳德决不会同意的。他认为我总是多疑并且他一向讨厌我们之间的友谊。”

“那么恐怕我就无能为力了。根据联合监护法，父母双方必须都同意咨询才行。”

“那我们以非正式方式进行如何？这个周末你可以来我们的别墅，住在湖边，和科林在一起呆上一段时间，然后再说你的想法。”

“我真的不能，”茜杰下意识地说道，“我不得不……”

“不得不什么？”萨拉敦促道，“有什么比和一个老朋友在湖滨度过一个周末更重要的呢？”

茜杰犹豫着。对于这一提议她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非常不好。然而萨拉是她的老朋友，而她需要帮助。她耸耸肩，让步了，“好吧，我会来的。可是，你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唐。”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在报纸上登广告。真是太好了 茜杰！我们可以重温我们的童年时代，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汤米也会来。就像回到了从前。”

“这些日子你的小兄弟在做什么呢？”

“汤米正在米德兰经营一个器材店——贝茜器材店，一个打很大折扣的地方。而且他是单身。”她顽皮地补充道。

“少来，丫头。我不是待售的商品。”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变成老姑娘了。你肯定这个周末你能来？”

“当然，茜杰说道：“那将很开心。”

“铃——铃——”科林口沫飞溅地嘟囔着，在他的玩具电话上拨着号，“嗨，外公。你好吗？”

“是出于你那博爱的精神吗 麦肯西医生？”梅维斯·戴伦斯开玩笑地问道，“还是只不过忘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哪一部分？”

“说任何一个给朋友的孩子治疗的临床医生本人一定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那部分。”

“噢 那部分。”茜杰点了点头 啜饮着她的咖啡。她们在治疗间隙时待在梅维斯的办公室里——瓷砖铺成的墙壁，瓷砖铺成的地板，铁灰色的家具，单调的样式。

安详的非洲裔美国老奶奶梅维斯·戴伦斯是茜杰的老板和朋友。她很少提高她的音量，但她经营的这间几百万美元的公共健康诊所却像是一块瑞士手表般嗡嗡声不断。

“总之，我没有治疗萨拉的儿子，”茜杰辩解道，“总之，不完全是。”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梅维斯正在编织一条色彩缤纷的围巾，她每年赠送出去的五十条之一。

“做一个朋友该做的事。萨拉和我从孩提时代起便是好朋友。我们父母的房子离得很近，都在火湖边。整个夏天待在一起，每天都去游泳，烤法兰克福香肠……”茜杰的声音越来越小。

“什么？”

“只是想想。现在都没有了。我的父母离异了，她的妈妈在我们上中学时死于车祸，而她的爸爸去年去世了。我没去过那个湖已经有……唔，年头多得我已无心去记住了。”

“那再见到它一定很开心，对吗？”

“当然。我猜是吧。”

“你听上去不太热情。”

“时间已经太久了，如此而已。”

“给我讲讲那个男孩。”梅维斯敦促道。

“可爱的小家伙，聪明，有礼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长着腿的金黄色保龄球，但他动起来速度要快一倍。”

“你提到过那个萨拉正在办离婚。是不是这一离异引发了这个男孩子和他外公的对话？”

“同老爷子说话以引起妈妈的注意？”茜杰沉思着，“有可能，但我还是无法理解。当他打电话时没有向旁瞥视，没有刺激性的言论，没有明显的东西。”

“那么可能同离异没有联系。四岁的孩子并不敏感。”

“萨拉说科林并不总是在说。有时他只是在听。”

“同他死去的外公？通过一个玩具电话？”梅维斯透过她的双焦眼镜向上看着，“他的外公有没有给他提供热门股票的内部信息呀？”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亲爱的。你不是在谈论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孩子，就

是在说死而复生。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认真的呢？”梅维斯继续着她的编织。没有漏掉一针。

当天晚上 茜杰又重复了那个梦 关于她爷爷的梦。

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就像是忘掉了一个重要的约会 或者说 就像是某个看不见的可怕东西正在她记忆的阴影中徘徊 准备突然跳出来。

她会见病人 与同事协商 笑着 聊着 使人们振作起来。一天缓慢地过去，而她如同行走在水底一般。

她感到困惑，但不是为了一个通过玩具电话同他死去外公聊天的男孩儿。

一种已被忘却的恐惧感像升腾起的浓雾一样在她周围聚集。那种她已负载了半个童年时期的恐惧；一种她没有认识到的恐惧——直到那个晚上。

她很早上床 浏览了几份刚接手的家庭暴力档案 之后一定是睡着了。

在半夜的某个时候 她感到床角有种重压感 并且知道是他在哪儿。他又回来了。

她紧闭着双眼，躲避着，希望他能走开。但知道他是不会走的。

但她不再是一个恐惧的孩子了。她是一个有着正常生活和可靠工作的成熟女人。她不得不面对这些。

于是她睁开了眼睛。而他在那儿。她的爷爷。

他穿着他那退色的工装裤和工作上衣坐在床边。他的指节扭曲多疤 成绺的头发歪斜着。

“帮帮我吧 凯西，”他恳求着，“我找不到茱波。他迷路了。我也迷路了。我好冷啊。帮帮我吧。”